

明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五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復荊州府唐蔭雲

己未五月二十八日

隄務加工省費堅實求成自須監督得人庶能一律鞏固國帑無虛糜之用民居無蕩析之虞水性順而地利可開田賦充而軍餉亦足安上安下禹功之所以遠也錢漕統征統解更可早完亦祇求年清年款當函寄藩臺糧道卽效長沙之開徵全完亦無不可岳令專以催科爲事而不能與民分憂尙祈嚴爲

董戒州縣親民之官政平訟理民懷其德自無不樂以是區區者爲急公奉上之心撫字不明而誅求亦徒苦矣來示謂批提各案限三月完結足使牽連無辜不至久受拖累而雷厲風行卽以殺人爲生人之意其傅大鴻等玩抗錢漕欲解省懲治者不如解營吏爲直捷馬廐以速成爲是府監府倉修葺亦爲急著其義學之培植書院之整理育嬰堂之核實支銷皆有益於地方風教惟賢太守盡力維持漸臻上理異日德政循聲不減昔之寇君耿君也

復都直夫將軍

承示西林布之三營探防援賊照應後路轉輸自以不遷動爲是賊犯楚邊必是大股必非一路唐道回援亦不過防守陳德園與兩蘄耳仍無補於羅麻如果羅麻警急則舒之二三百人李之數千人恐尙須撥援故不能不畱以有待且後路空虛亦非前敵之利來示謂前敵情形須稍緩時日再作計議具徵我公沈機觀變通籌全局之至意蓋專顧一路則他路告警必致調撥維艱數日之後賊情必有動靜我公洞燭機宜前函奉商各路準備之策敬乞預籌賜示

復都將軍

查六安霍山之賊窺伺楚邊者大畧可覩現探鍾逆
方逆陳逆率大股乘虛上犯麻城黃安兩縣羅田尙
慮分途告警後路未可全空新到西丹本應令其前
同大隊操練膽識弟之前此暫畱不過準備撥援之
意其應如何調撥之處仍請尊處札調至保慶巴隆
阿兩營如舒六兄十餘日移營到荆橋則應歸其調
遣如未能到防則仍請老兄斟酌札飭又馬隊之在
王家畝五里墩者兩路聯絡互爲策應扼要爭奇斟
酌至當自以不輕動爲是但上游如果警急總祈酌
量簡派精銳馬隊方可得手如不警急則弟處必不

敢紛紛乞請也至蔣道之軍欲責成多禮堂兄督會
兩面照應惟念禮堂兄忠勇冠軍現在太湖獨當一
面且各營均舊隸將軍麾下聞將軍之號令札調必
無不遵也改隸他營恐心悅誠服之處或不如在將
軍麾下矣

復荆宜施道嚴渭春

涪州忠州一路安設礮船出之川督則爲固圉庇民
保全大局之至計若以他人越俎而代不知者且色
然駭矣來示謂無船礮可慮有船礮而無將領尤可
慮是誠知言荆宜一帶已調樊國泰水師以資游緝

施南無養廉可於藩臺請領必使資用處沛然有餘而後能盡力於公事昔人之優給船價與忠信重祿之旨相合蓋藉以免其瞻前顧後之思耳來示謂夷務辦法既不誤餉且存 國體第恐依違遷就亦不過稍緩須臾亂之初生已示之弱此後支節殆難思議然目前之計既不能令而薛公以三寸之舌展轉而求全其用心亦良苦矣

致兩司 六月二十五日

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

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印於循資序補挨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僅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卽無一不挾私以徇且瘠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

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如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荅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也

復廣濟縣方菊人大滉 二十八日

前者稱疾告退經林翼切實批復頃接來函仍申前

請何國執之已甚耶吾人以身許國卽難進退任情若因勇丁滋事拂然請去情固不可事亦難行吾輩之委質如女子之結褵從一而終非有大故不得不委曲求全也假如女子而忽見鄉鄰有鬪登我堂而燬我屋拂逆乍來憤鬱不釋拂然曰我不耐此仍歸吾娘家也或曰我被橫逆不謀大歸人將侮予矣此豈情事之當然哉吾兄胸吞雲夢芥蒂自能隨時冰釋所請斷難曲從至於貞右勇丁自應確究嚴辦以肅軍政也

致莊蕙生方伯七月初一日

薇垣功過格參以臆說已請西民兄繕稿遲卽奉復
一得之愚要無補於遠猷耳希庵欲東意在先保湖
鄉林翼初議自北而南爲大局謀爲湘謀均應如是
何意千條萬縷密囑諄諄臆度之不能遙制之不可
古人將帥必在行閒蓋非獨爲均勞逸共甘苦起見
勢必親歷其境呼應乃靈商量乃妥也得廿六日齮
門先生手函感服揆帥誠懽誠怵從此兩省可和心
歸命矣以德感人其效如此治世尙可循資格亂時
應變非專精壹志訪舉鑒別則必不能補救於一時
此不過嫌怨二字吾輩萬不得免耳須知升沈禍福

有定命進退行止有定時充其量不過讒謗沸騰放
逐不用已耳何足以動吾之毫末哉尊諭言在閩在
楚所見鈞軸均善知惟小有左袒者偶不免耳左袒
之喻蓋卽公之隱以爲教矣循省再四跡似而心非
辦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訪問之不確鑒別之
不精則心中惶恐負疚滋甚若自問此心則質諸鬼
神而無疑也惟是公意良厚應服膺不失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以荅盛懷張建基委江陵劉申甫委東湖
均可得力陳拾珊不必來營乞卽諭止其人之謹慎
不待告其謹慎之外又非口舌所能啟牖者矣吏事

須習而後成民之情僞以閱歷而後知非見面時所能告訴矣

致郭筠仙太史 初三日

得五月六日手書前捷奇勛冠世戰後而撫撫亦稍易台郎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豈惟四海蒼生之是賴實我 成廟所默相也近事如何尙乞明示所乞黑龍江馬隊此時必恐卽難抽撥皖楚之重不如天津之要也秋冬撤防之時尙乞力懇台郎以精甲兵一千助討皖賊湖北愛惜將士馬隊未會使之危地不比勝帥之驕愎狂愚輕賤馬隊也勝帥每戰必敗

每敗必以捷聞數千馬隊或溺於水或辱於賊傷哉

致皖撫翁祖庚 初七日

壽春爲古名城重鎮爭淮者守此則得淮并可得江
應慮愚意聞於後麾下應專以守壽春爲主 守
備以儲米糧軍火爲先目下兵力不能主戰不如於
奏餉到時量行撤退去怯畱強去巧畱拙去僞畱誠
大約萬人可畱四五千入須知應去之人不去則苦
餉竭不能戰并不能守不如速去尙易養尙可易守
也盧袁實無足取不如給咨從豫遣回其類此者準
此効勝旣不能則不如推袁一推再推至於三四推

深心妙用賢明自有權度餉之來路須預防爲人所劫協餉請十萬難得一萬鄙意欲公多請十萬而又欲公速撤兵以四五千爲度馬隊尙有若干卻不可撤前解一萬并川餉一萬計日已到尙有應解一萬張寅恭等回營卽續解也如需軍火軍械馬鎗弓箭之類亦應酌量有無以供急需湘事甚迫切援軍萬餘人尙未得手鼎澧岳荆宜均告警老伯中堂請退再四竟荷 恩允缺放黃縣相公老伯尙居春明壽春好守公且毋欲急戰瓜熟自落殆必待時近日情狀尙乞詳示

致陳秋門前輩 初七日

奉到大咨并荷手諭省垣釐局已具條理感何言狀
老前輩大人德量冠時鄉里矜式乃以時值艱危養
兵無術溷大君子以市塵繕算之鄙事在公只以保
民贍軍爲心故屈意曲成而不悔在林翼則殊非敬
禮長者之義負罪懷慙心以爲愧惟是取利於人非
得碩望者艾重臣之一言則勿信勿從刻下懷胎初
成成效尙待一二月以後如蒙俯允暫俟一二月更
荷成全之美非敢固請實所心企尙祈諒之并求於
此一月內慎選正士則事不勞而功可久大再林翼

於雪堂之左構寶善堂七楹其前又七楹意欲爲事
賢友仁之居而提挈無人衡鑒或誤乞請老前輩爲
寶善堂主人如書院師長之禮特不課八股八韻耳
堂成於七月望後屆期再專弁來迎林翼舉賢自代
非官職之不耐實禮教之自傷至於金革之事萬無
可諉昔年以各營付迪庵迪庵殉國不忍忍然且鄂
居天下之中非四路擴清八表安晏鄂固不可一日
無兵備也愚誠惘惘尙祈明鑒

致嚴渭春廉訪 十二日

諸葛大名經

聖人改定而名益彰

恩寵之

渥近時無二所願益厲前猷克勤遠畧以答 天
心而副名實滌帥入蜀之議以爲是者半以爲非者
半張小蒲乞畱矣湖南旣捷荆益皆煦煦自樂以爲
萬世不拔之基也後命何如未可知也如 聖意
堅定竟如前 旨則保蜀竟以保西南兼實京餉
其功勳所及殆可爲 國家謀三五十年太平之大
政其德器根基不同流俗固近年難得之好手也中
樞之大人見不及此只看 聖心之獨斷何如耳
此事亦關數省之福命不可強也若以刻下兵事而
論則張兩翼以蔽江表豈非我所私願前議爲天下

之大局欲治蜀以保全秦晉荆襄也非僅畏石達開而不得不藉此措詞耳

復島口釐局但少村 十五日

接奉惠函藉悉壹是鄂中軍餉以釐金爲大宗能除中飽杜偷漏設法勾稽具見權衡至當茶釐辦有起色甚以爲慰洋葯無行難免隱瞞之弊而非大市鎮亦難一一舉行來示責成各局核收以節糜費甚爲妥洽其通山之包茶釐金與業戶釐金已抽者不便重抽未繳者必須追繳已函致武穴釐局查核施行又聞咸甯之丁泗橋門市因六縣祇此舉行故該地

商民尙屬觀望可與總局商辦如何通行是爲至要
復鮑春霆總鎮二十日

寶慶援軍之捷非希庵之力不至此蓋其用兵出奇
得聞而入故能所到必破將在謀不盡在勇希庵其
兼之矣吾弟久歷行間知於戰勝攻取之道具有心
得以靜制動以預應猝以我料敵以經行權讀兵書
而通其變則知進知退能正能奇雖古來名將不是
過矣湘事畢必當力謀院事儲韜略勤訓練明恥教
戰以立他日功名則林翼之所爲刮目以相看者耳

致左季丈 二十三日

十一日疏稿讓美揚善學進而識量益宏此時此世
惟讓美可以免禍不僅道理應如是分量應如是也
揆帥十五日自發一疏錄希稿而連賤名以我視之
猶嫌蛇足少此疏不更高矣美矣乎希庵無續報未
卜何如幸示大畧希破圍後頗刻論人才立功之時
不應及此以其時考之則近乎新婦燹火之躁以其
事考之亦非曹武惠江南勾當公事之識量也文異
口處功名之際亦當思念鄙言

致嚴渭春廉訪

二十三日得二十二日四號信奉

恩諭來京展

覲 天顏有喜嘉謨入 告感慰何如九月闈

後再定行期其時澹公當自北而南仍歸於鄂則公
事更好商量但未審老兄近年行囊足供京國之資
否如公事交付爲難私計支絀太甚則片奏聲明軍
務亦甚便也計程須三月之久乃可往返只此三月
我意猶嫌誤矣公豈可久離者哉公握篆後卽專意
延見此治國之先務眼光精力宜注重於此公知注
重於此乃識時務之俊傑矣趙公晏清固佳士也州
縣傳單尙無需索供應之語然已付之滌帥矣愛人
以德足見高誼近人不講友誼久矣良用慨然竊見

近十年二十年有子姪在側而其父其叔乃以字號呼之風俗之薄至此何況古人直諒之義哉諸葛大名已如詳咨部矣推位讓賢滌公以爲大智且謬曰忠孝仁讓四者皆備矣初八子刻驛遞十四日必到計程應早批回然至今未見也澹公徘徊邯鄲道上望國門而不敢入畏黔驢而苦夜郎之行播州非人所居固人情也到保定當接閱疏稿則晝接情詞可以坦然自任鄂事矣此舉先天不遠久在意中惜救罪稍遲於我仍歉歉耳救此良友自念頗誠爲鄂民謀固亦忠矣皖事殆不可支翁在壽春勝在蔣壩

此君不去皖難未已計一省髮捻不下三四十萬人而無一旅之兵可恃無一日之餉可籌中朝若以爲可有可無則不如棄之若猶不忍舍當改弦而更張之矣

致宜昌陳石山 二十九日

鶴峯州雷訓導品學純篤而親老家貧甚爲可念前令主鶴峯長陽兩書院講席兼派鹽課局務應請照舊辦理并囑張令送給關聘爲祝此孝子名儒所轉飭所在善視之

致曾滌生星使 二十九日

得雪芹書知大憲已指石鐘風月之美友朋之盛令人神往季洪先生忠義勃發不可遏抑畢竟爲牧令爲穩守約施博有成跡之可尋鄙人去鄂澹村乃主持善類之人揆帥此次亦必刮目以待國士也俟到雪堂可暢言之而取決於明公之一言何時可從石鐘指雪堂大約十日畱尙嫌未暢也次青同來未頗苦念之翁祖庚守壽春求援頗切勝在蔣壩殘敗不復能軍山東人向呼此公爲敗保蓋其治軍也如鄭公子矣所謂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者矣翁祖庚屢以微詞彈之

天意鑑其隱矣

祖庚五六次言風痺此無益於已何不及早推袁尙
可望其積漸成功一推再推三推必報可矣曾舉亞
夫之決以示之據私函頗謂然矣

致錢萍石典試

八月初一日

初一日漢陽令專遞二十八日手書敬承一切寶慶
上月解圍後十六日夜聞盡數南竄服嶺以南殆其
肝食而長沙尤苦邊防之未已也鄂蜀上游暫緩須
與滌帥旣以宜昌駐兵自陳蓋恐爲主人翁所噴也
刻下情形荆宜鼎澧尙無他虞不便以有用之兵置
之宜昌無用之地擬商之滌帥揆帥卽合力謀皖皖

中無一寸乾淨土無尺寸完膚勝帥滿腔忌刻其志
欲統天下之人其才則實不能統一人其在皖中每
戰必敗每敗必以捷聞故 中朝尙催其進兵而不
知其創敗之實際卽再遲三五年亦必無成功也翁
祖庚仁而不武退壽州後賊亦跟蹤進犯鑪橋壽州
易守三面阻水一面拒賊如得鄉民之實在戰事一
二千人亦尙可固守不失儻能及時汰弱兵去浮費
積米穀貯軍火姑作不蜚不鳴之人尙不失爲中策
水道之大綱以江淮河漢爲最要正陽爲淮水之中
流砥柱壽州又正陽關之屏藩也翁祖庚初退壽州

之時卽囑其堅守不戰蟄伏忍耐以待時祖庚已心
冑之陸續濟以軍餉火葑或猶可支也若以弱兵飢
卒強與悍賊挑戰則必敗矣鄂之謀皖不能不竭力
引爲已任蓋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戶庭之外盡
是盜賊窟穴是不謀皖卽不能保鄂不待智者而知
之矣林翼等積年戎帳精力已頹若再遲延一二年
英華銷歇卽再欲鞭策而亦無能爲役匪僅林翼也
如楊厚庵年只三十八歲李希庵年三十七歲然而
頭童齒豁狀如五六十歲老翁又如曾滌公年甫五
十長於林翼一二歲其精力殆兼一世入近亦稍稍

衰矣前此皖事之決裂與鄂中謀皖之遷延則以地勢賊勢之未審也以數千人深入顧此失彼旋起旋踣官軍注意於前賊勢包襲其後枝枝節節迄無成功自非大力包舉一氣呵成不可擬以四五十萬人分四路進搗

四五十萬人專指陸師水師尚不在其內

湖北竭目力耳力心

力既已月謀三十萬之餉若得秦晉蜀三省忠心想力專濟滌帥月各三萬兩則一年之內皖江南北必有成效否則相持十年亦無進境且弟等不假兵符不求專對所求者於事有濟耳且不貪金陵之功只期皖北之安慶廬州巢縣與蕪湖得手則駐軍二百

里之外而金陵不攻自破了卻江表一事便可小作
結束爲山水雲霞之人無他求也 天心久欲鄂
人東下前奏讓賢乃先 天而天不違也有三事
歸 朝之日可請質於 聖人者一勝卽難任事
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曉事徒亂人意耳自降於賊而
美其名曰賊降蓋其一生本領以熊文燦爲祖師而
昏懦剛愎又過之矣尤乞楚軍不受彼節制則楚軍
或可成功一乞部臣堅意主持嚴催秦晉蜀三省月
助滌公專餉各三萬兩則滌功可成鄂力可紓一楚
軍征皖不須另假兵符揆帥寬仁敦大近時所獨出

實可遙總兵事不致我軍掣肘若易以他人則不能
如此之脗合無間也又林翼精力已頽夏令輒不寐
前此舉賢自代其人誠摯專一必能盡心力於吏事
餉事初八日出 奏十五日奉 硃批另有旨又
準片開奉 旨將原摺暫存本處澹村八月初三

日入

對計近日

恩命已在途矣九月澹村

到鄂卽可及時進皖或疑辭鄂得皖以皖之翁現與
蔣壩之勝相構也殊不知鄂可辭則皖亦可辭使不
辭鄂則皖乃益不可辭前摺明羅某治兵尙非所長
則欲以免夜郎之行也欲救已罪則誤於遲或可稍

救良友使之盡力鄂事駕輕就熟以補軍餉之萬一
乎聞後或能在省垣奉謁或旌節戒途之日在瀟口
館次奉謁引領西望如飢如渴賊圍鏞橋壽州告急
近月兵事尙難逆觀也

致莊蕙生方伯

初二日

滌公無赴宜之理理也勢也東征須全力赴之搏兔
打狗其用正同卽令滌公合謀力亦稍足而不甚有
餘地勢賊勢非四五萬精兵三路四路統將不可此
其時矣若從此精進不懈敬慎不驕而天心倚
任責以成功嚴諭三省限以月餉三萬

秦晉蜀專濟
滌公非爲鄂

人乞不出半年皖北可清否則十年尙猶有臭林翼也
希庵滌帥厚庵均恐英華銷歇矣公試深思而博訪
之回明中堂俟滌帥信到即可專奏蓋賊數不過十
餘萬人得三四路精兵各統以將深入而不嫌其孤
分枝而不虞其弱且四路分搗則鄂之門戶已嚴亦
不煩畱邊株守以無閒可入也都公恐不忍不令其
暫退以本任爲養病之地尊酒養牛亦敬禮忠盡之
意壽州爲正陽關之要正陽關爲全淮之要爭天下
之大利者惟以江淮河漢水道大綱爲第一義已切
致祖庚求其蟄伏堅忍不蜚不鳴天下郡治之好守

莫如壽州荊州襄陽矣翁公昨已專弁走謁台端可
詢之祝嘏之文聊寫胸次之所欲言者耳不料文案
糧臺竟送匠門加以優獎文無足異其自鳴得意乃
下里巴人之結習弟尤不免惟自覺不衰蠲不委靡
或者尙可效力以成一二事耶不敢不勉澹村先生
初三遞請 安摺則 恩命卽在途矣若疑辭
鄂得皖鄂尙辭則天下之物無不辭矣同人之和揆
帥之德天下置吏無此遭逢且兵精吏飭蒸蒸日上
天下巡撫之安穩豈能更有第二哉鄙人之意皖北
定則駐營於金陵二百里外而金陵不攻自破卽至

愚極陋如林翼等當小作收束大海回風生紫瀾矣
前作祝嘏文亦自道其梗概無欺詞也

復陳惺軒 十二日

所論王君志行踔躒超絕等倫其武節剛方動用安
重殆昔人所謂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是者林翼聞
而慕之而亟思一見以爲快世俗波靡所賴有二三
誠篤君子相與力挽狂瀾天性之清正不必以文學
相掩白駒空谷介紹無從欲以札調來營面談一切
仍請閣下飭紀綱之僕代致飢渴之誠幸勿金玉其
音不勝翹企之至

復富池釐局鄂隄亭 十二日

善來以初試羹湯備增持重竊謂食物有至味嗜好不必與人殊雖辛苦酸醎四時互易亦在調劑之各得其宜治國如烹鮮以吾弟之曲體人情自無難操刀一割也舊章可循則循之按部就班有功無過局勇宜革則革之防微杜漸弊竇難開禁包關瞞釐除私侵中飽斯則吾弟之所爲斟酌盡善者卽以來函所云願吾弟時時加意耳

致各帥及司道糧臺營務處 十八日

湘省之賊已遁竄粵西援軍應卽陸續調回以備合

力征皖惟皖省之地勢驕勢非四路進兵決難成功而四路進兵之議又必須先取太湖則兵勢乃能順手刻下太湖兵力尙單且自古有戰法無攻法計惟有添兵以斷賊之餉道方能聚殲也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太湖城外應再添兵若干方可永杜賊之出入一添兵應駐何處東西南北形勢險要卽祈詳悉指示一我軍旣以重兵合圍斷賊出入其駐營地方不宜逼城太促則難於出隊交鋒如何酌定地勢之處祈示之一賊在城中現糧尙有多少約計合圍之後賊糧可支幾月可支幾時一圍城不難圍城則須

防備大股援賊也破援賊然後城賊可破如何應變
審幾之處乞示之一太湖城外馬步可稱強兵只嫌
尙虛一面難於斷賊之餉耳擬卽以黃州現兵來助
而各路調回之援軍畱備策應蓋預畱一大枝置於
空閒之處以爲應變之兵待他路之賊機已露端倪
然後起而乘之則滿盤棋子均活無一罅著矣此議
何如一黃梅宿松廣濟之轉運已久民力甚勞有言
將武穴糧臺移至九江下橫壩頭可直捷省便者其
情形是否屬實如果有益於民而不至誤轉運可請
速函示以便分札遵照辦理以上各條敬祈訪察地

勢賊情詳悉賜示林翼無用兵之畧有討賊之心且
萬萬不敢貪他人之功以爲己力又恐師老力疲不
能不求其合力剿除也此心尙其鑒之

致李篠泉 瀚章 太守 十八日

滌帥於十二日來黃州縱談數晝夜論天下近事殆
徧令弟少荃接談甚密直抒胸臆警欬如洪鐘每念
皖北殘黎受禍甲天下則人人有義憤之色鄂中已
請滌帥改入蜀之行先其所急林翼亦推位於澹村
中丞以兵事自效擊將東征因義無所辭而責無可
諉耳石逆不獲逞志於湘遁入西粵黔蜀之間難保

無乘隙偷越者黔中兵氣不揚固難敵此狂寇卽雄
封如西蜀倘振作不得其人富強亦未可恃積薪厝
火不足爲安而較之皖江南北若燎原之不可嚮邇
者則兩害相形不得不取其輕耳

致李希庵 十九日

滌丈初十日到九日夜談不可輟今日已往鄂城而
兵勇八千餘名均駐黃州聞揆帥以謀皖入奏二十
二日當可得 旨滌丈之意若到蜀作客則不如
仍在鄂在皖豫章之爲妙前此奏駐宜昌恐近前而
爲主人所喚又無處索餉也昨查其新舊各軍須月

餉十二萬兩僅湖北每月三萬供應如前江西錢漕三倍於兩湖市鎮釐金亦倍於兩湖然止供應蕭軍萬七千兩滌帥各軍萬三千兩耳是滌丈每月尙少七萬兩昨到黃州密詢支應各員始知其詳滌丈體恤鄂力而鄂中斷不可不勉竭其愚已另外加送三萬矣此老有武侯之勳名而尙未得位有丙吉之陰德而尙未卽報是可慨也鄂省月餉二十八九萬兩造辦軍火鉛丸篷帳弓箭軍械修理船隻又月須數萬金無論如何刻薄殘忍敲骨打髓每年不過三百萬兩有餘然已爲自有湖北以來所未有之事去年

僅得協餉三十萬兩以外本年僅得協餉十萬兩以

內本年鹽釐較遜刻下頗大虧此鄂餉出入盈虛之大概情形也

天地之財只有此數商民之力竭盡無餘似無別項生財之法矣來示以湘軍錢章全改雖爲餉艱起見到底非厚道之舉又言亦願鄂省不負湘軍始終一心等語爲之憮然本年正餉卽以市價搭錢尙不免虧兄意欲加厚弟意欲不虧餉勢有兩難義貴有制滌丈開此軍羅李之師彭楊之師皆湘軍也現駐黃州之湘軍八千人從江西而來向不發錢卽發錢亦照市價此獨非羅山迪庵兩先生之部下撥歸滌帥

者乎此厚彼薄情亦難堪征皖之師另起馬步均照市價則此閒亦不可獨異昨日滌丈笑言照市價乃大功德也且聞各營勇丁實得折錢之惠不過一成是照市價而於勇丁之餉必無大損應求兄成此美舉也四眼狗屢爲桐城鄉勇所敗弟始尙疑之近日訪問系桐城南鄉周家圍團勇因賊匪伐其祖塋樹木憤而同仇屢與賊戰無不大捷其地三面阻水賊敗亦不追勦賊設計騰空桐城空城思誘令入城而後合圍以困之周家圍似有人在不中其計也潛山亦起義一千六百人據山爲險頗能殺賊征皖須四

路進兵進兵須先克太湖又須先以數千人斷太湖
城賊之餉道又須距城稍遠則勢不逼而節不促乃
可有爲援湘各軍可請於九月十五日前齊到上巴
河駐紮老兄可在省多爲侍養俟有緊要之信弟卽
飛函來請以瞿定國快驛來黃州半月可到蓋兵先
到則賊知巴河有備聲威已樹賊援大至則兄必速
來仍不誤機也

致松滋縣汪省吾

維城

十九日

湖北差胥疲玩積弊已深必取其猛如虎狼如狼者
設法箝制之剝去爪牙使無橫噬懲一警百則亦供

奔走之人耳此輩嗜利無恥卽痛下鍼砭稍縱卽逝
隨時防護仍不能塞弊竇而斬弊根也一詞之呈不
準株連一案之審不使畱獄悉心剖決使廉明公正
之志相信於窮簷僻谷之中則刁詐輿情不期自化
平岸獄於一日明信義以三年將政簡刑清雖龔黃
吏治不是過也夫囹圄有繫囚舉家爲之驚擾必至
輟耕罷織男屬於塗婦嘆於室誠使化爭端而課農
桑則盡地利以養民卽可儲正供以裕國至於新
章所定無非爲藏富於民起見而條告頒行固不必
爲貧民減徵亦斷不許富民取巧來示謂官宦之家

尙有照章減數者豈其間尙不免包征流弊耶抑富
宦竟不遵章完納而偷減耶第嘗謂不侮鰥寡不畏
強禦仲山甫是也侮鰥寡畏強禦卽今日徵收錢漕
之官吏吾儒讀書筮仕祇求不負所學盡吾力之所
能行吾心之所安世途炎熱俗吏逢迎有不爲利害
升沈何足動吾毫末哉彼視州縣爲利藪者亦在賢
宰之審所處而已信到卽望將紳富實情切實函復
不得一字欺隱此事係奏案定章第於世事毫無所
徇斷不容畸輕畸重稍有偏枯也

復四川總辦西秀黔彭防務毛小梧太守十九

來書所論蜀邊地勢如張子房之借箸馬伏波之聚米令人一目瞭然曷勝欽佩來示慮石逆假道於黔勾結而西具見深識遠慮必能爲未雨之綢繆蓋該逆久蓄伺蜀之謀計在取徑楚南兼拊鄂之背此次不獲逞志於楚儻闖入黔中萬不敵此狂寇而思南銅仁各處緊要與蜀邊毘連扼要設防當惟長城倚重耳

復荆門州林棣園 二十日

司牧之任政在養民如種植然先除其蠹奸胥猾吏痞棍劣矜皆民蠹也蠹之不除養於何有長林地廣

人稠詞訟繁雜必須勤消積案剖決公平遇有疲玩之書差刁峻之訟棍先施辣手曲運婆心庶幾政簡刑清民無擾害撫字既得催科不勞除莠安良華實并茂矣足下新政宣勤勉爲報最當不使龔黃吏治專美於前也

復余會亭 二十三日

藍逆帶黨入踞霍山此賊向不能戰不足爲悍以王令視之則悍耳退駐土地嶺恐亦非久計也無勇何有團不練何能戰亦不足爲王令責也賊由諸佛庵入流波磴希犯英固仍是上年故智松子關之防自

是正論如該逆犯英界以麾下之眾穩紮穩打暫勿
輕動爲是臨陣亦須堅忍半日不戰待賊氣將衰賊
志已懈賊隊已散待賊之埋伏包抄之計已一一畢
露然後并力乘之此必勝之策也確探嚴查皆爲要
著慎重爲之

致官揆帥 二十三日

滌帥畱辦皖省於目今鄂皖大局有益但每月十三
萬之餉無著若開仗拔營或再收養三五賢才則月
須十五萬兩乃可指揮如意也外餉終恐不能如期
如數而鄂中盡力騰挪亦不足用是可慮也 聖

意似尙屬意於蜀而特不知其爲蜀主乎抑爲蜀客乎滌公辛苦過人抑鬱七年若竟得蜀亦原可施展特朝命尙遲遲爲可念耳王制軍昔年竭力助鄂中軍餉承以二百金交冰如代辦一切實屬得體都將軍護衛馬隊弟已函懇畱交弟處新兵須舊兵帶領乃識賊情新兵到時敬求全交舒六兄仍以舊兵勻入其中編隊舒六兄自同希庵打一路另以數百人付滌帥以三百付林翼大約一千五百餘人須或分三大枝二小枝也萍社眼力過人科舉尙有異才可備異日大用希庵之兵已函札調令先來鄂希庵

欲侍親一二月且看事勢緩急如果有警再催不遲
霍山係袁懷忠與王自箬所守似非大股弟已派四
千人前往上巴河松子關防守矣桐城百姓與賊久
戰其志可嘉其機可乘民心轉則天心自轉皖禍近
十年或是轉機乎皖南僅湖口有守兵一千東流有
守兵六百五十人守則有餘戰則不足若防其竄擾
江浙尙恐無此力量卽滌公之兵亦并不敷分布也

致戶部軍機王少鶴 二十四日

石逆爲楚軍所破斬馘至多渠魁未得不過二三月
又如浮萍在水風定復合矣天下盜賊有增無減楚

南將帥之能勝戰陣者有滅無增奈何奈何服嶺以南
南殆將糜爛西蜀富庶仍不忘情湘與鄂其能晏然
自逸矣乎滌公欲駐宜昌不卽入蜀恐近前而爲主
人嗔也主蜀則可有爲客蜀則必不可有爲且必越
趨不前也七年作客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揆帥請并
力謀皖滌亦欣然惟苦無餉不欲帶兵耳不欲多帶
兵耳林翼援湘之軍九月杪可歸卽當親帥以圖皖
黃州久駐戚然自傷澹公之不速來何也林翼則無
論如何總以越境討賊爲計惟鄂兵非少皖賊太多
加以滌軍乃敷調撥滌軍月餉尙少十五萬兩其何

以濟公於鈞軸司農前能爲滌公一謀否如月得協
濟十五萬自冬至於明夏庶有寸效似不同他省之
虛糜矣亡友孫芝房同年著作若干卷豫寄尊處芝
房志在千秋付託之意深矣我公及筠仙高義薄雲
慧光如鏡如允校訂刊刻則林翼與滌公願獨任刻
貲彙寄尊處林翼學殖久荒不能編校則公與筠仙
爲獨勞矣滌公過黃州強畱談八日夜已到江夏晤
揆帥商進止雁汀先生到漢陽意似引退頗決翁祖
庚處酌量濟之乃杯水車薪耳

與沔陽州周壽山 二十五日

足下志氣豈復時人所有而識力亦超越今人林翼等方扶持之不能深自愧矣營中友人所擬駁乃因時艱而卻慮非盡爲此事之至理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蓋非草昧洪荒不能談論及此足下上策決非其時襄隄加高培厚道在人爲使以邢公及足下爲之事必有濟又安得百坡千放翁以供我江漢之用耶卽此尙不能如人意遑論神禹之明德哉

復余會亭二十五日

賊在霍山修築城濠預畱退步實急謀進步擄人擄糧日內必有舉動賊欲犯鄂必非一路廣羅之防勢

古
三
將弁警前撥禮字二營駐守松子關今又撥蔣道一
軍進駐上巴河但店一帶相機策應矣賊犯英山萬
萬不可輕戰堅持以待其弊伺其瑕而蹈之當能一
發即破矣增修營壘確探賊情預商應敵之法賊雖
多無患也

復襄樊釐局張寶君 二十六日

來示所論葯土釐金質輕價重不能到處設卡亦不
便逢人卽搜此通曉治體之言近日洋葯風行所在
皆是其通衢大市則以設行抽收勾稽較易其零星
小販則以各處分局帶辦期無廢法而已部章所定

不能不自爲伸縮斯行法而得法外之意矣金侍讀
傳述一節林翼爲軍儲起見惟求有濟外閒是非毀
譽任意短長所不顧也只願盡力一二年兵事得手
歸先人之做廬藉以稍寄孺慕以待當時賢者坐言
起行不復與哓哓者爭利鈍也

分致川督秦撫晉撫

滌帥現駐上巴河與林翼合力圖皖前官揆帥以此
軍共萬七千餘人每月需餉十二萬兩有奇奏請川
陝山西江西各撥解銀三萬兩奏準在案現在尅日
進剿相度形勢批亢擣虛軍事似有起色惟攻皖須

分兵四路數道并進非厚集兵力不足奏功今日大勢不患兵不勁而患餉不充楚北月餉三十餘萬兩竭力籌措尙覺不敷而滌帥一軍獨當一面必不可少專恃外省接濟稍不濟事一處不應支絀立形蓋兵與餉相依爲命從前因停兵待餉致誤事機者不一而足兵之利鈍視餉爲轉移尤必預先籌給方能有恃無恐而勇氣自倍且皖省者天下之關鍵地居水陸要衝爲金陵上流皖賊不滅則江路不斷而金陵無克復之期儻養癰不治與捻匪合勢而進規河南則防不勝防中州以北皆爲可憂故勦皖之舉誠

安危之所繫也諸公盡枕在抱本無俟將伯之呼但
念兵以食爲大命早到一日卽早受一日之賜安危
之機間不容髮儻潛太兩城有克復之望則裹糧而
行方可乘勝東下夫疆吏皆有固圉之心若鄰省之
事非忠愛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不能多方籌畫使
千里之外呼吸立應惟諸公以天下爲己任務乞不
分畛域早爲籌備無論何項急需先儘此款如數每
月迅速撥解如弩之離弦水之赴壑應期前來不踰
晷刻天下幸甚

胡文忠公退集卷六十五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六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官揆帥

己未八月二十六日

霍山一賊是從前黃州城之藍承先報稱萬餘尙不甚慮且賊必探知黃州有兵未必卽來惟多禮堂性急聞二十四五六卽欲移營太湖之東二十五里而囑林翼調唐義渠到太湖多禮堂一團高興林翼不便掣其肘而不行而私心總嫌其稍急也太湖必可支一二月之糧如待糧將竭而援賊乃至則援湘各

軍早已到鄂矣滌生先到鄂談叙必歡此公心無半點私也

致漕運總督袁午橋 八月二十七日

公仍持節淮上是 聖人之至明而不爲讒言所開惟是汾陽部曲已屬他人倉卒召募未可應敵而餉項無出尤爲艱窘公視師以來兩爲狂風引去又不能脫離苦海必與惡客爲隣殆東坡所謂箕獨有神者與旁觀憤怒而篤斐盡忠無幾微不平詞色德量甚大功勛必成固私心之所頌念不忘者也林翼整飭瘡痍本擬漸次試用適石逆狂竄湖南力攻寶

慶城外援軍二萬城中兵民殆六萬被賊長圍久困
不得已以希庵率水陸萬人往援七月十六日石逆
敗竄遂由東安走全州灌陽改圖桂林矣此番斬馘
雖多而渠魁未得不過二三月又將復振殆如萍浮
水面風定卽合耳湘中已派人追勦入粵希庵九十
月當可回鄂以共圖皖事當湘事之告急也舍希庵
則無良將可以統軍而林翼又別無他將可用勢逼
處此不能不顧上游林翼發兵後僅領餘兵二千入
黃州城守蓋兵將已全付於湘中萬一賊至僅以嬰
城自固爲長計矣近日賊乃西上而湘禍已暫紓第

可從容調回并力謀皖鄂中所自籌之餉歲入實屬
不少而恆苦其不足則以安慶湖口英太等處水陸
馬步防剿之人盡取資於鄂鄂力實不能勝也澹村
正大光明今之儒者林翼已舉以自代而 朝命至
今未至蓋澹公 陛見或自處於謙讓也實則澹

公籌餉而林翼司兵兩有所益若置之八閩則負澹
公矣滌公奉 命入蜀八月十二日行抵黃州談

叙八日夜官揆帥又以并力謀皖上請 天語爾

許之虛涵萬象不下十成斷語滌公現往武昌與揆
帥籌進止畱皖則與兵事有益入蜀則與鄂皖之餉

事有益惟林翼自揣才力獨力必不能舉皖則深望
滌公之合而滌公月餉十五萬僅鄂中月給三萬此
外遲遲不應又深望滌公之人蜀此老有諸葛之動
名而無其位有丙吉之大德而無其報軍興以來公
與滌公及小浦先生所處爲獨艱難耳爲之慨然林
翼無論滌公能來不能來秋杪冬初必入皖邊督辦
惟南人必不能踰淮北只可漸謀安慶耳萍石前在
都中來畧述嘉謨人 告之梗概林翼才力何能
有爲水陸將備皆塔羅李三公之餘卽皆滌丈之所
提倡而表興者也林翼恐終負老兄知人之明心以

爲懼心以爲愧燈下縷縷敬請勛安

致蔣之純觀察 九月初五日

石牌堅城忽以不意而得之蓋乘驪龍之睡而摘其
頂下珠也然得之易守之甚不易不得已先請義渠
大石牌太湖城守松子關雖緊要賊尙未至而石牌
太湖賊所必爭應一面請援湘各軍回援一面請老
兄卽日兼程前往太湖會同多禮堂籌勦以成大勛
一應支應請飭委員速籌弟已劄行并咨行滌公官
帥多君及各路矣松子關竟無人可守由弟處另行
派員一千八百人來替但須老兄啟程十日後乃可

到齊也

致莊蕙生方伯嚴涓春廉訪 九月十一日

夏令苦熱人不乘馬有髀肉復生之感昨兩日馳至巴河微肄手足之勞耳前接來書遲遲未復此時外省人及局外人尙未悉籌餉之苦亦不通觀大局且不知鄂中兵事餉事較五六兩年加至五倍較七年加四倍較八年亦加三倍也去冬到營深恐軍心過憤復仇太急如漢代虢亭之故轍今則一年矣若天下秉禮之士尙義之人責我以忘仇忍恥林翼其何以自立故欲託老兄以餉事并不願涓春畱滯道上

當在江浦六合其上援約太湖糧竭欲潰之時援賊之來必以另股從六霍商固內犯以搖我邊陲以牽掣我東師應以勁兵良將如希庵者從此入手以多鮑從太湖規潛山桐城以林翼從英霍會於桐城以四路分進而均以桐城六安爲總滙俟安慶得手分規廬江水師入巢湖卽以桐城爲老營糧臺運道之總局蓋四路進兵則無隙可入不必以重兵畱防運道惟目下之石牌一軍最便滌帥可九月杪進駐於此運道分四層滌帥一軍循石牌最易多鮑居第二層較難林翼居第三層已是萬山之中用夫多而用

力勞是爲更難希庵之軍火由麻城英羅運去其米糧從商固採辦轉運尤難之難者也此又另有所費不在口糧之內滌帥昨咨以三萬之外月加三萬飢則同飢飽則同飽我輩不容歧視也城工武職成鳳均可用如須添員則薇柏二臺密訪公議忻通判未可遠調余會亭初六日已進英山霍山交界之大楓樹嶺此爲總路不可不防部下三千餘人或可戰守霍山現無多賊久必大至石牌乃乘驪龍之睡而採取其珠已派唐蔣六千四百人或守石牌或并太湖請多自酌多是功名之士驍果之人處置各將頗費

心力若輩總不脫一矜字也希庵之兵十月可到滌
帥之弟若到在先則希庵本人遲到亦不妨愚意希
庵一軍俟援賊有變症然後乘其機而破之譬之南
塘矛法須先讓對手打一下然後應之此理至微妙
我兄以爲何如縷縷奉復乞精思博訪明以教我

復鮑春霆

九年九月十三日

派隊驚城使賊不能安息亦是疲敵之至計如再誘
之出戰大挫其鋒則將不攻自破矣來示謂太城克
復分軍前進其由潛山勦舒桐一路弟與多與兄任
之其由石牌攻安慶一路滌帥之軍可任之而克復

之功仍當歸弟與多都護兩軍前此血戰事業垂成
滌帥與兄斷不欲居良將之功以爲己力也此次成
師而出必須一氣呵成必待布置周密步驟井然方
可鼓行而前幸勿過於急性也

復張寶君 十三日

藥土之稅質輕價重寬於法中使不得適於法外况
古今取利之法莫妙於輕輕則就而重則避俗情大
抵皆然議重者不能深悉民隱故事多窒礙仍無實
濟是在閣下之隨地制宜斟酌盡善而已

復監利縣唐鶴九

虛心實力四字仍望時時加意虛則能明不至以氣
矜之隆轉滋物蔽實則視民事如已事而休戚相關
自能誠求保赤蓋有催科而無撫字不可謂稱職能
聽訟而不能挽回人心風俗亦不可稱循良閣下誠
能以居敬窮理之功爲除暴安良之用則高明沈潛
剛柔交濟知以學道爲愛人之本自不難教養兼施
也清丈未竣而徵收一項辦理爲難雖一時權宜行
事仍祈趕緊清查以期力符原額是所切囑

復張生濟萬

三河奇變一時死事者文武四百餘員同歸於盡令

見并列忠義之林得與 恩卹 國家昭忠有與
列祀明禋死且不朽篁村本籍專祠前已以與難諸
君列名奏請附祀現梁營官華彬爲篁村立廟於蘄
州亦附令兄主位於左丈夫報國生氣凜凜不磨馬
革未還所不自惜顏常山竟爲齏粉史閣部僅有衣
冠而浩氣精忠至今猶在閣下手足之誼固知不能
忘情然仔細思之覺身膏原野死事尤烈正不必過
爲悲悼耳所望閣下奉養靈闈曲爲慰藉妥與令兄
立後以爲他日承襲之謀耳

復松滋縣汪省吾 十四日

書中所論書差廉恥欲感以誠行寬之實張嚴之聲
弟則謂嚴與寬皆屬外面而明字乃是正面不明則
寬固失之嚴亦未足爲得也 國賦征供原有定額
不能爲貧民加亦不能爲富民減况薄歛新章無非
以閭閻易竭之脂膏特爲藏富於民起見視前此加
徵積弊減去大半若違道干譽卽概行蠲免仍未足
以養欲而給求矣當此軍餉浩繁國用支絀以是區
區者勉力奉公亦屬分所應爾是義也非利也不可
不切實思之至於災緩一事不能不竭意認真足下
欲軫念窮簷定當核實辦理惟求其是求其實并漸

次有增無減以求一二年之後力復正額是爲至囑
堤工土費使民自衛其身家加札嚴示事屬可行惟
收費必交存正紳管理官吏不染指使出錢者曉然
於官之爲民非爲己當無不踴躍輸將也糞閒水退
擇地培修實用實銷與爲經紀使水潦有備民無流
離汙萊旣墾地力可盡澤國生靈羣利賴之行飢溺
之志傲遊惰之風除盜賊而安善良平爭訟而敦戚
睦皆在賢宰之實力實心從容報最耳

復蔣之純觀察

兵事以自固門戶爲先以斷賊餉源爲圍剿至計出

門捕盜而門鑰未鍵則盜反乘虛而入北門之壘是也竭澤求魚而不能搏塗周塞盡絕支流則魚不可盡取東路之防是也來示審勢安營甚爲周密惟於潛山來路與浮橋賊糧搬運之處恃團勇爲聲援大敵雖佳似尙未能盡塞其餉竇若令糗糧日益則攻復需時仍祈與多鮑唐諸公商酌妥辦是爲至要團丁助勦義憤可嘉火藥自須接濟賞賚亦所不惜然必須貴營更番輪哨以壯聲威毋使此未經戰陣之民輕與狂寇爭鋒也

致李希庵

九月十八日

九月十二日奉九月初二日手書并公牘一件商擬
六日竟慙不能復詢之滌帥則曰每路以七八千人
爲度滌帥現帶萬人現擬以三千人自衛以七千人
交沅圍爲一路多與鮑屢有戰功本年屢請添兵林
翼不準此二起其不過步兵七千餘人自可獨當一
路林翼現在黃州之人僅以二千五百似不足當一
路而又未可卽裁其黃勝日一營尙駐省城或可減
去此營并減去鄖陽兵七百又或將黃仲江之營更
易而撤去此營通計不過能裁二千人以內而東流
則必須另派一營往代乃可行也至義渠之三千四

百人原可酌裁然能獨當小統自立小門戶太湖安慶未復未便卽裁弟意朱品文及四營旣爲閣下所賞因餉竭而使老兄不申其志私心深以爲愧刻下滌帥一軍不能不稍稍盡意而糧臺月虧實及十萬若蕭張到鄂月虧必在十五萬矣弟意仍請酌定將鄂中裁去之營并於老兄援湘十營之內請去一二營而將此五營帶來或可得力也援軍起程之後如有警信弟再專函奉聞多侍一日多侍一月總是人倫之至樂弟必訪實賊情斟酌定準乃敢飛函奉告也但後面不可無一技勁兵擬卽以援軍回鄂者駐

紮上巴河以期控制四面滌帥十月內必進駐黃梅
而以沅圃進石牌林翼由陳德圍山路進太湖英霍
之交滌帥之意擬以台駕由商固六安進蓋此次四
路分進滌循江爲第一路多鮑由太湖循桐城爲第
二路林翼由英霍指舒城爲第三路台旆由商固六
安而指廬州爲四路轉運惟林翼與老兄山路爲最
難而兵事賊情亦以第四路爲最重大第四路非公
不可固無疑義但不必先發俟三路并進陳狗必從
下游以十萬人來援彼時請老兄應之可使狗賊成
擒也滌帥之奏指畫已明鈔行冰案祈細查之餉少

因兵多而然唐之三千四百及新添西丹馬隊鄖陽
千人張啟基水師皆去年弟丁憂後之事通計亦月
須三萬四萬以外矣餉匱而勢不可止兵愈遲則餉
愈虧若使天下後世疑弟無良忘仇忍恥弟其何以
自解十月初旬弟卽先行進紮太湖邊界儘此冬令
三月春令三月或可稍稍開拓尺寸之地若到春深
水長馬隊步兵又須休息矣澹村先生有到浙江之
信前請未蒙 恩允深爲林翼之不幸擬到皖竟再
作道理天下惟籌餉是賤役籌得尙不算賤况實無

可籌耶

致左季丈 九月十九日

奉書皆憤懣之詞不能以口舌與公爭論惟覺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損太過則尙非愛身之道也劉慶到長沙當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濟公其念之哉希庵十營及馬隊二百乞先飭回鄂石牌既得太湖已圍則四眼狗當從六合江浦率大股上援林翼十月初旬當進兵英霍之郊希庵須暫畱長沙以至其愛慕之誠俟援賊果警果真則以一函實告或猶可及也坐快蟹趕路卽風雨阻滯亦不過二十日可到此番須努力一打乃可望皖鄂之稍安軍興以來惟四年

塔忠武殺曾天養八年李迪庵先生殺林啟榮是頭
目此外均無可紀之功賊數尙多於前而世人有燕
雀啁啾母子相樂之意其不必鳥盡而弓已可藏矣
鄂中驟添滌軍萬餘人鄂力實苦不可言也

復蕪湖縣劉子坦

賊勢蔓延於皖南未審趨重何路邇際秋成旣實道
途四溢愈見鴟張周軍門轉戰分馳疲於奔命該逆
必肆意上游不復瞻前顧後涇石祁太一帶尙未大
遠棠封近日賊蹤所向當有確耗金陵長圍曾否周
市內外聲息或尙屬一氣相通均祈縷悉示我好董

募勇堵賊輿情思奮公義在人閒固徵國運中興亦足下德教使然也惟物力艱辛事難支久深以爲念耳

復張仲遠觀察

潛規陋習積弊百年經閣下刪減而整正之舊病方除而新病又作言之愕然書吏如此弄權殊堪痛恨非閣下明察秋毫幾使鐵面冰心痛革弊政之苦忽壞於歌法舞文之手吁倪令之稟知屬官之畏上司竟不如其畏書吏毋得曰苛政猛如虎也可不做懼乎來示通札查訪防微杜漸洵爲要著佩甚慰甚承

示以商固進兵艱於轉運不如益余際昌之軍使防
英霍鄙見尙不能無疑誠如來示滅去北路兩軍則
英霍之仍不能不防勢也防英山之必須重兵亦勢
也深入英霍不能兼顧麻羅又須駐後軍於黃州爲
策應是所省者祇轉運一節而老師無功轉嫌糜費
且我輩專循安慶桐城而下使賊趨重英霍六安固
始必至牽掣不前欲免於勞而究何時可逸也來示
又謂粵捻尙未盡合南北兼營又激之并力相拒弟
思皖地情形捻逆在淮北未注意於淮南粵逆在淮
南亦未注意於淮北此次我之所圖皆巢湖以南之

事且捻逆起於近年號稱數十萬人實因粵匪未平而恣肆橫行如淮南先定則捻逆必即日解散大半矣總之皖賊一日不除鄂邊即一日不能安枕盜賊充斥之時無剿法無堵法兼恐人才日少物力日竭大局愈不可支一旦羣盜麇至必至措手不及不如乘勢進攻并力一舉其幸而有濟則國家之福也亦時數之將回也至弟駐軍之處蹙在楚皖之交四路相距不過一百餘里呼應較靈耳

致曾滌帥 十月初九日

昨夜密書敬承一切此等事林翼素不留意夏閒安

慶有賊來言亦漫不加省韋賊屢與二李交戰又心
憚水師之威與淮上情形迥異所詢四條以派索百
姓或官給銀米爲最關緊要竊意仍須官給銀米耳
應勒約立功後分別資送回籍而專畱其頭目編入
行伍蕪湖太平實爲關隘水師同去賊計乃成卽有
反復亦與水師無礙親丁作質不過堅其投誠之心
可行可止無甚關繫若能救皖南之急而不致卽分
皖北兵力又使江西專防石逆而暫紓饒廣之憂丈
卽準行亦無不可至安危大計全不關此安史之禍
不在安史黃巾之禍乃成於破敗之後是可憂也

致曾滌帥 十月十七日

驥雲兄劄子嚴正而出以平實當擔以鄂任楚民其
有託乎麾下應駐黃梅而統領應駐石牌石牌地勢
實爲至要多禮堂力固稍微矣圍城無壕則萬七千
人只當六七千人之用援賊若至非仗大力不能成
功若賊不以全力援一路或分兩三路而來則尙勞
蓋念耳賊援石牌太湖名爲二路而仍是一路尊處
除二三千人駐黃梅以三千人守石牌則堪以制援
賊之死命者不過五千人勝仗可以包打援賊亦必
破走此意中事惟欲盡數剿滅使狗黨不能復振使

皖北諸城望風吐款則尙疑其未能蓋接賊須負創
然後各城守賊不攻自走欲破滅大半非以重兵勁
旅從後路斜出不爲功也希庵兵到希庵稟言或假
歸十日半月其情可念此起兵勇自暫歸一路不敢
卽循商固六安應於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分起且進
英蘄之交麻城之兩路口羅田之松子關應派人專
作守局太湖城賊已搭浮橋近日必有一大仗此城
賊尙欲求勝耳若接賊到則力尙不足聞潛山有地
名天堂萬山叢薄外險中夷其四旁均有隘可守有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其地可通潛山太湖桐城

舒城實四塞之地中權扼要之險也聞明季張獻忠
踞此最久米糧可供二三千人之食惟軍火須從烏
道中盤運此處若駐三千五千人則桐舒之賊皆有
震驚之勢幕下多熟悉形勢之人敬乞訪察指示若
僅派二千人則只能作牽綴之勢不能必其成功也

致鮑春霆唐義渠蔣之純 十月十七日

近日城賊必思捨命一戰我軍須先持之以堅忍審
量果定齊力痛打軍中之事不患兵力之不勇而患
兵心之不齊不患軍勢之不盛而患軍令之不一假
如唐營欲戰而蔣營不欲戰又如多禮堂命戰而霆

管不欲戰則心力必不能齊竊謂軍事以號令出於一乃有成功凡接仗之時應以何時何刻一齊出隊須請副都統禮堂兄預擬一定號令號令未出不準勇者獨進號令果出不準怯者獨止如此則功罪明而心志一矣此事請卽會商禮堂兄酌定施行

致莊蕙生

十月十八日

連旬患風寒以久居雪堂江夜寒耶自逸太過耶遷於東偏服藥數帖今已小愈潛山天堂告警此地爲太湖潛山桐城舒城之要隘萬山叢薄外險中夷形如圓甌若以兵駐此則山徑四路可通潛山桐城舒

城之賊均震賊若踞此則亦不易破也今夜已檄行
余會亭速行而飭吳幹臣孫樹人往英霍之交以代
余軍或猶可及乎弟候希軍到齊從容料理再行進
發大約尙在蘄水之邊耳毛麟雲因滌帥之約而來
與之久談讀其章奏嚴正之性和平之音而所說事
理平實可行異日必能力濟時艱公可深交而薦之
揆帥也

致鮑春霆并寄蔣之純 十月十九日

養兵所以衛民兵不愛民何樂有兵糧餉軍火營中
要需也然可以體恤民情節省民力之處務須極意

謀之乃不負殺賊安民之本志聞黃梅分設七局轉
運三年每日需用民夫共計三千餘名民力竭矣七
局中新開停前兩站專爲霆營添設前有懇求合併
一路者近復踵而行之湘營新移軍火米糧均關緊
要紳民踴躍飛速辦理奈該營糧米專在梅城採買
由停前解送宿松縣屬二卽河收存計六十里每米
一石兩站交替需夫四名雇價不下五百文每日連
運軍火照前添夫價二十餘千文賠累已經月餘矣
苦民如此實所不忍更聞霆營告假勇丁及弁勇差
務在外者均擅用民夫實屬不知愛民卽非自愛之

道現擬將轉運由石牌入太湖矣務望足下嚴查諸弊如何運轉便民毋徒貪取米糧賤值不顧民間轉運賠墊之苦并如何嚴禁弁勇藉差擅用民夫之處一一縷晰查禁復知毋稍徇縱是爲至要若必仍前苦民致滋抗累則百戰之功亦無以償過矣

致糧道張仲遠 十月二十五日

潛事是我公之大德清端斷黃恭毅偏沅後先爭烈矣公能久持善政貞固不撓則吾楚百姓生生世世感且不朽林翼何力之有漢川沔陽請告之冰如速往勘報七年分南糧欠解六千餘兩系漢陽沔陽漢

川天門所欠定例本嚴別無方法可想惟此事冠九
今日亦力言其不可冠九定三縣之額而恐貽冰如
以吏議其用心亦尙無他公試設法曲成之如不能
辦可否移其罪於林翼一人而寬道府州縣之議統
惟裁酌第本志不欲以過譏人豈願以六千餘兩而
誤四州縣之考成弁陷一賢太守哉乞速酌示復豫
州益州不可思議賊已改作逃荒民分起入蜀而石
逆踞柳州慶遠河池等處其非爲滇黔可知矣蜀人
必謂山中無處得米不容多人試問張獻忠入蜀時
果有人飛芻輓粟以利其行糧哉李希庵一萬六千

人到寶慶日夜運籌只苦米少派員派紳加價加夫
冠蓋相望於道路石逆在寶慶圍城約十七八萬人
七十餘日之米糧又從何處採辦而來此可知仁暴
異用情形迥不相侔矣君青如欲鈔全案請卽鈔寄
特江南額重必須再減乃能有益於民耳石米不能
過二兩四五錢或竟二兩乃可一拯吳民之厄吳賦
之重始於賈秋壑成於張士誠而又激於明太祖之
一怒六百年之禍豈一手一足所能爲力哉公擬渭
春治豫力量尙恐不足姑看其長進何如

致皖撫翁祖庚

十月

日

滌帥於廿四日拔營前往黃梅以規安慶太湖於廿四日飭余際昌從英山以入潛山之天堂而另以七營入英山之石頭嘴自率各營於廿八日繼進惟希庵之援湘各營廿七日始到黃州希庵尙因母病請假未來弟等各營雖不敢藉希庵未到爲詞然早到則戰事乃穩矣舒桐之地似須馬步相輔所調西丹千名所購馬二千匹尙爲河南捻匪阻截此則必須速到乃可直入舒桐弟刻下暫駐蘄水英山之交俟太湖得手安慶諒有動機舒桐一帶冬春之交馬步亦可施展也午橋握篆推袁之功效已可見矣克竟

以大義自遁自飭然於皖禍實可稍減條帥不願入
淮北願圖淮南午公所請竟含糊復奏蓋謂橋不踰
淮也

致司道及總局

十月

三日

二十八日拔營駐巴河到蘄陽坪尙百餘里到彼亦
不過備英霍之後援大局總須太湖潛山懷甯克復
乃可有濟此軍本從開道指舒六其地平曠英霍則
高山叢
薄出遊則非舒六兄馬隊來助難以指揮自如希庵
各營應駐上巴河及但店等處希庵未來沅圍歸去
兵日增而將日少非鄂之福也應商事宜條列於後

一傳聞樊城釐局慘殺十七命一案而府縣無稟報何也此處主局事者爲張實君應卽更易而力量能辦此者頗難其人局中公商爲要 一西丹尙未能來此間盼望已切聞自應山至漢陽州縣傳聞西丹馬隊及馬匹過境須費錢六七千串三五千串不等州縣豈能賠錢辦公不過上負 國帑耳若果因公虧墊必成無限鞆鞆之虧空實非公家之利也鄙見不如糧臺等銀攜往信陽州每西丹一名給銀一兩夫馬價八錢或一兩以此類推上至管總副都統以三十兩爲止但須切諭管總統帶官不準索地方官

分文粒米亦須嚴札地方官不準私給分文粒米此雖爲公事動 國帑二三千金似屬不值然州縣必可因此少省省州縣之力卽是愛惜 國帑之力費州縣之錢卽是虧空 國家之錢無二致也至本省所辦張家口購買馬匹不須州縣辦差其黑龍江捐馬匹二千例須州縣辦差弟意亦可仿西丹之法由糧臺委員每馬酌給銀一兩餘管喂來鄂何如以上如公議以爲可卽速五百里示復以便札行咨行一弟處前札行派有漕州縣一成錢修理城工令而不行恐致損於政體近聞州縣已嘖嘖矣鄙見不如以

釐錢一萬五千鹽錢一萬五千陸續湊合尙可不致
漫無收束緣應山至漢陽旣以缺苦差重爲詞而漢
潛天河鍾監等縣又以水爲詞也與其待州縣之不
奉令而誤公不如體量事勢而先爲體要之得也總
之州縣只能發財不能喫苦此天下之通弊也州縣
少喫苦則 國家少作虧空以上三事速商專復如
三五日內札行尙可及也其西丹及口馬黑龍江捐
馬糧臺有案儻愚見可行卽速以草稿擬行寄到再
補正詳今日途次思議所及敬以實告務祈速復

致李香雪 十月二十八日

解京餉奏卽用尊稿較請舊稿爲薄指以部中本不
明白卽不必與之說明白也沙宜收一免一薄取以
順商販之情實可多收以資京餉之益若如近日部
中之計勢將使天下之利盡歸於逋逃而後止此天
下之拙工也敘城危迫是蜀亂之嚆矢正氣消亡天
下安得不亂征皖亦特顧目前之計耳究於大勢無
補

致錢萍石典試 十月二十九日

公才智冠世出而任疆事可活百姓以救時特恐志
不得申耳豫州牧頗闇弱今冬捻匪尙不過擄掠而

去年復一年羽翼漸成則獅子亦解噬人將不可復制矣卓如移蜀竹垞撫秦午橋握篆均近事之差可人意者以皖事論午橋得握寸柄翁祖庚當不致飢餓而死惟午橋必再向鄂申索兵餉不踰淮遷地勿良殊以爲苦耳移營蘄水邊界尙無實濟金陵安慶均可圖特恐是敷衍之局爲將帥增凌煙之色而於公家之事均無絲毫之補兼恐朝堂大老封疆大吏因此而驕泰自是正煩 聖慮耳愚拙如林翼何敢言事以老兄之垂愛逾恆附發狂言太湖近月約可克復滌帥已往黃梅如不須林翼前往更覺省事

其張家坊等處林翼仍須兼顧也毛賊之在皖江南北者除四眼狗尙堪戰陣外賊中驍果亦頗乏人之所慮者安史滅而禍更烈於安史耳

致余會亭參戎十一月初四日

得葉介唐初二日來信知弟廿六日已棄天堂朱武廟軍律嚴明軍威整肅可慰可感天堂百姓已與賊爲仇得弟助之當可守也但兵不可太分恐分則力弱剿賊亦不可太遠恐遠出而無後援太湖潛山未克則舒桐亦難進兵弟可詳思而審處之審地勢審賊情隨時函知爲荷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米由本

境採兄恐弟營銀少已飭糧臺預籌一月二月米價
或由沈侗堂從金家舖寄天堂或由陳德國專親兵
護送前來天堂兄不負天堂士民之意也一天堂軍
火可向沈侗堂領取兄已批交侗堂矣局設金家舖
往取亦易到也一天堂如嫌兵力尙單兄尙可相助
一二千人尙有餘力弟試酌之一兄暫駐界牌石兄
思取潛桐當從何路進兵一天堂之米究竟能養兵
若干一天堂爲我所奪則潛山桐城舒城霍山之賊
均已失勢善守不失異日順手當以弟此舉爲第一
功刻下兵力守定再謀戰事

軍報卻宜川流不

息以慰鄙念

復潛山縣葉介唐

十一月初四日

得來書具悉經畫井然袍澤之義官民一心歲寒晚
節疾風勁草君之董戒激發忠義可風而潛山士民
尤不易得可感也已可敬也已昌營余會亭廿六日
已紮天堂此是良將乃鄂中美才孤軍深入弟甚念
之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六營不嫌力單否合之則
一萬二萬賊來尙可力戰分之則力必薄氣必怯一
處不得手處處不得手此亦兵家之所忌也一余會
亭軍火已飭沈側堂於金家舖轉運請公派弁派夫

前往領取公處如須軍火子藥等件亦可鈔弟函告
之沈倜堂司馬也一昌營米糧由營定價天堂之民
甚苦弟不負心如昌營米價不應手弟處卽由糧臺
專解到潛由尊處會同昌營清給決不致誤也一弟
因潛太未復難進舒桐且到張家塆之前會取太湖
如尊處有所需有所商可專人到界牌石營前商辦
一太湖未復潛山可攻否須若干人由何路進兵一
天堂兵力如尙不敷亦不妨直言以上縷縷奉商敬
祈賜復

復會滌帥 十一月初七日

奉初五日手書敬悉懈虛言太湖不必撥營如多鮑
蔣唐稟請則仍望多撥爲宜否則乞以三千人駐黃
梅六千人駐石牌之前以規安慶以慰民望仍請鈞
度澹公午公有信來此乞請公軍午公推讓丈所不
屑然午公必再乞師終須斟酌以應之中朝必以希
庵應淮北之請不能預爲謀畫近年中朝於外省請
兵絕無應者惟靠召募亦惟湖南人愚不可及耳此
事尙乞預思林翼不駐蘄陽坪而駐界牌石與孟子
百步五十步莊子朝四暮三之情形相等界牌距英
山正路九十小路六十距太湖百十里距潛山百八

十里距英山之大堂楓樹石頭嘴亦百八十里距潛山天堂寨二百餘里馬隊未到希庵未來孤軍難入舒城故飭幹臣守英山金守逸亭守但店以顧羅田麻城姑作自守之計耳林翼實無補於軍政軍儲一年以來負慝實深而中心不可有貳惡其無恆心而多反復也卽遵前訓謹守不敢忘惟虛懷引領以盼金陵安慶之奏功而已鄖陽千兵或可精選二百名以習馬隊精力目力未審能如期望否在黃州久勞於賓客山中簡僻或稍稍養息一半月也

致蔣唐鮑三營 十一月初十日

初三日以後夜間環攻凡賊守定則不可動聞此數
夜不開一槍一礮視若無事則久攻亦無益矣兵事
以有指望爲主卽如去年二郛河捷後直至今年九
月霆營移東湘營移北乃算有指望之日前此一年
固頓兵一面而缺其三面也今旣已有指望則不可
爭克復之遲速只患賊於薪盡仰屋待炊之後或乘
夜竄出我軍不殺一賊博得一座空城耳此則尙須
預思及之凡賊不多殺則易一城而氣散如故換一
地而圍守又費時日此則可憂之大者至滌帥應駐
黃梅已無疑義其兵應否駐太湖抑應否進石牌望

公商稟請天堂之賊三路紛至沓來籌畫頗窘太湖
西北方有石道灣環之處恐賊從此竄越須加意嚴
防切囑切要并望示復

致曾滌帥二則 十一月初十日

得初七日手諭所慮極深微沈摯慈祥遠大其於林
翼之苦情尤切至林翼非多鮑之獨認一路者可比
不得不兼顧卽不得不多分隨身只三營卻不足惜
亦不足慮惟慮他處之單弱卽林翼之單弱耳始議
只因天堂一軍急救介唐不免深入直探虎穴因而
石頭嘴不能不駐一軍因而陳德園亦不能不駐一

軍查天堂一軍不可撤退不僅萬民性命可憐鄙人
聲名可畏且異日不進桐舒則已若猶有志於舒桐
則我軍循山外而圍人賊匪負山中而伺我如芒刺
之在背如鯁骨之在腹心牽綴我師踳踳不前理也
亦勢也且昔年都多飽盡力於宿太而林翼獨勞心
於兩蘄及張家塆且勝且敗崎嶇兩年有餘林翼之
功少罪多而林翼之心力則獨苦矣張家塆失則蘄
水蘄州廣濟黃岡均震此鄂境山中之情形天堂不
失則異日潛桐舒之軍行無阻人固不得而喻其苦
心矣去年賊不知有天堂三河挫失乃得此險今昔

又不同矣查四眼狗葉芸來僞報均注重於此天堂
已撥九營余會亭六營蔣信玉等三營勢能禦一萬
餘賊而已賊黨日益則心以爲危石頭嘴事丈及幹
臣七營深入力單亦日以爲念均苦無可退之地林翼籌思
再四只有守定松子關兩路口不動不變以金逸亭
進英山以聯絡石頭嘴之氣暫緩札調待時而動以
蔣道回龍灣以聯絡天堂之氣或續入天堂察機而
行請丈駐黃梅而賜四千人先至太湖駐蔣道之舊
壘則林翼之機局乃靈而不致紛紛撤動致負罪於
百姓而貽禍於將來區區愚忱尙乞鑒諒

初十夜復初七之示意猶未盡亦殊無十分把握惟
天堂山險既已深入似不可拔余會亭初七日來報
賊已退去龍井關此尙是怯弱其精悍在浦六將來
未來也丁月臺蔣信玉楊占魁三營續又前往事固
難以逆料勢乃不可中止以天堂爲異日圖舒桐潛
山之根本又英羅今日之屏蔽也守定松子關及麻
城兩路口而以希庵專圖英霍從石頭嘴進兵似是
一策舍商固於不顧亦尙無妨如能抽得之純四千人回援同林
翼與希庵共辦一事則狗亦不足深患矣之純暫在
太湖不必卽動待丈籌定可替代之人再行相機而

行希庵處林翼已專函求之矣又龍灣似是太湖後路林翼只剩三營無能兼顧又太湖西面稍虛雖不必重兵太空亦可虞 天意欲楚中撥兵從商固入淮類以顧北路前奏以希庵到日再商嫌其遲也 天意以北爲重恐須太湖克復後籌六千人以隸午橋乃可行也至丈之應駐石牌應駐太湖殊難代籌以地勢均未親到也石牌深入七千人乃足資戰守太湖則酌分五千四千以代之純以彌縫其闕亦可行也乞丈酌之總之四暇狗若從霍山潛山上援之純一軍仍乞撥回則湘軍乃厚撫標乃能獨往

獨來連日寒疾未盡痊可丁月臺治軍能起早林翼
欲學丈訓起早而如弱不能勝何哉

致各營十一月十三日

啟者前因希庵請假來鄂稍遲西丹馬隊爲豫省暫
借亦因而稍遲致各軍未能卽進霍山以致天堂重
地英霍邊境防不勝防兵分則力單深入則勢險林
翼之暫駐陳德國顧潛山兼顧英山也設大軍并力
進霍山之毛坦廠一帶則天堂一軍扼住衙門而有
黎蘆不採之威卽有進規舒桐之勢東界嶺上清包
家河道家嶺一帶賊必不敢深入恐霍山之兵斷其

後也此時尙恐大股紛乘不可不慎密自持預先思畫目今天堂之計昌字六營桂禮三營兵將均勇紀律亦嚴當不致得罪百姓亦力能分禦萬餘之賊惟地大山多彼此前後照應不宜太遠桂禮等營駐上清及英潛交界之東界嶺布置險要定操勝算惟須與昌營聲息相通耳又山中茂木益兵設險爲守可傳官紳速卽董辦亦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之上策也莫以爲迂遠而忽之至余會亭所請移駐柏樹灣以規潛山似應先得太湖并俟大軍進逼毛坦廠一帶乃可行也

致曾滌帥十一月十四日

昨夜細思光固一帶本年似可無虞金逸亭九營住
但店無益應札飭前來英山之柳林河以聯絡石頭
嘴之氣其轉運由蘭溪竹牌而進亦甚便也蔣之純
所帶湘軍暫緩調撥以期迅克太湖此似有憑乞鈞
酌又思懷甯爲賊老巢如援賊大至似必注重桐城
潛山懷甯等處尊營不分而并力駐守爲是應請以
三千人畱守衛而以七千人前駐石牌乃爲勝算又
思狗賊上援當是三路力單亦是二路或全力注重
一路則得之矣其急救桐城潛山不能遠繞六安以

圖光固則似無疑義若出三路必有一假一真若出
兩路必有一虛一實此則全在偵探之確不確以憑
調度之靈不靈耳假令狗賊當懷潛一路而以天堂
作虛疑之兵則金逸亭一軍或不免會并之純及余
會亭共一萬三千人加以舒公馬隊尙可展翼斜趨
潛山之地以包其後如竟由山徑內犯則以之純來
英山與金逸亭并力圖之亦尙不遲也此議何如可
備一策乞鈞酌浙餉尙可再奏已擬稿寄省卽不得
請亦儘無妨太潛克復後另有籌畫當不使我公之
軍情稍有虧欠請勿懸念

廷旨催命希庵當英

霍一路是錢萍石疏中之詞陳德國是黃州所屬取其處英太潛之交音驛甚捷耳目較真耳本應復奏稍稍論列而嬾於起草竟成痼疾奈何且俟安慶桐舒得手再發議論耳今日移帳山阿中以避風寒服桂枝湯三四劑夜臥仍昏昏意興亦不振尙待將息二三日後乃可以全愈也

致莊蕙生方伯 十一月十四日

吉令事卽如尊旨光化是亂地乞以時省察毋致激成事變致貽後悔大抵董戒稍嚴可銷許多不肖之心正是吾輩用寬用慈處兵事太重沈思再四危機

甚多舍宮室而樂行帳又增許多夫馬煩費夫豈人情軍事何常之有以爲兵力厚而勝負之數又不系乎厚薄以爲將才勇而勝負之事又不盡系乎勇怯日夜愁思實無可自信處太湖之賊全恃兵力作遙圍之勢無長濠無長城賊如夜遁只得空城耳萬一大股援賊近旬趕到則我兵被城賊牽綴二萬人只能以七八千應援賊多已分兵四路勝敗之數尙不可知若以五六萬賊從天堂霍山以犯我軍林翼之力必不支以天堂分去九營石頭嘴分去七營太湖分去溇之純六營均急切不能調歸一處其金逸亭

九營尙在但店已飭移進英山距石頭嘴不過八十里或猶可并力也姑盡力以謀之一月之內舒公能以新舊馬隊一千名由蘄水出紮英山大馱河則聲勢較靈耳希庵若速到以一萬三千人馬隊千人直由英霍以搗舒城則英羅兩蘄乃可安枕否則防勦均苦不支矣吏事得公主持扶善類秉正氣持公道陳直言則馬羅二公不得專美於前矣天堂有會亭昌營六將加以丁月臺桂禮三營兵精將勇固屬可恃然深入虎穴人皆爲我危之從東南出水吼嶺則潛山從東出龍井關則桐城從東而稍北出曉天則

舒城又北則霍山不可謂不險極意優待以作其氣
日報手函以導其機刻下固屬甚振但不知狗來又
何如耳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六終